

獻替錄

二

番外書目

集選

新刊納本

漢書門			
六	七	八	
五	二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漢書			
三	六	七	
三	五	八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一五九	二六五	八	
函	六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58	
冊數	5 ( 2 )		
函號	159	14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獻替錄卷二

李綱議國是劄子

高宗召綱為相。綱固辭不允。乃泣謝言。唐明皇欲  
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  
下能用之。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二日議巡幸。三  
日議赦令。四日議僭逆。五日議偽命。六日議戰。七  
日議守。八日議本政。九日議久任。十日議脩德。此  
錄議國是議巡幸二首。



後學 萩原裕錄評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不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嚴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餘年，兩國生靈有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而平仲不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

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宗，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方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



為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於虜廷。議者必將謂  
 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  
 竊以為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  
 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  
 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  
 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  
 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  
 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劫質主人。以  
 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

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強。而初無測隱之  
 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  
 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後必  
 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  
 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  
 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  
 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  
 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  
 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  
 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



為然是將以天下卑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忠之計無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候於可為之時。蓋彼既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脩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久。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

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與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賤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為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



報。其。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甚。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重。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謂。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兵。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

國。是。二。字。一。篇。骨。子。此。段。微。意。表。露。能。解。得。一。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定。國。是。則。上。下。同。意。群。吏。一。法。數。十。百。年。而。不。變。可。畏。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論。議。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之。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論精當。文字明快。皆從十分學識得來。發聲快誦。臨文覺魄爽膽壯。○自舌卓識之士。必排和議。此非曰必不可和也。蓋以和議和者。和不必成。以戰為和。然後和可保矣。何者和自彼出者。吾得權。吾得權則非吾敗之。



彼乃不敗之。卓識之士爭其權耳。篇中所云高帝呂卻之術。寔為的証。高宗昏主。毫不知此理。故忠定一生讜言。竟是糠中釘耳。又曰。遼之於宋與國也。宣和反失信。義金之於宋。不戴天之讐也。建先及求和好。夫夷狄雖不信不義。而望我必以信義。我不但失信義。而又示之以陵懦畏強。夷狄窺之乎外。小人持之乎內。此宋之所以終於不振歟。

李綱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鑿輿順動。法古巡守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脩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



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  
 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  
 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  
 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太王避狄之  
 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  
 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  
 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  
 邪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邪如天慮果以為當  
 如此臣竊以為未然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  
 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

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  
 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  
 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邪若欲  
 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  
 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原勁兵健馬之  
 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  
 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  
 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  
 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  
 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



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  
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  
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  
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  
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  
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  
城壁，非北方之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  
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  
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下，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  
帝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帝相萬

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  
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  
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  
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  
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  
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  
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艸。朝廷給降錢帛，廣行  
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



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忠定建議。高宗在南都。則主都關中。議東幸。則主都襄鄧。在臨安。則主都建康。蓋恢復有進無退。吾退一步。敵進一步。退感不休。地窮而止。一汴二抗三閩四廣。卒於航海一役者。即是也。吁。此後世患虜者。所可豫究焉。

宗澤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上此疏。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公及李綱黨一黨曰發。必危。言立

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汪黃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

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

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

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奉苟

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不知。如是天

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

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恤。為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  
 國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通  
 先。喝。破。王。倫。枝。卷。十。字。盡。倫。本。領。秦。檜。

獻替錄卷三

後學 款原裕錄評

胡詮乞斬秦檜等三奸疏  
 紹興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上此疏疏入檜大怒  
 除名謫新州宜興進士吳師古獲此文銀繡傳世  
 金人聞之募之千金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



問而曰詔諭是金虜眼中既無全宋然滿腔子是驕心  
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  
驕心一生則為害不大後世夷虜似不然  
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  
商監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  
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宗  
廟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快。誦。至。此。騰。魄。俱。壯。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  
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

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官可還太后可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  
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  
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  
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  
斷。不。以。利。害。論。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  
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  
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  
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  
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



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姓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

曾開等引古義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古事吾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謗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



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  
 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  
 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  
 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耶。

大道理大氣象。快誦一過。張入膽魄。此等文字。非邦衡  
 不能發。亦不肯發。懦士鈍夫。須各書一通。置諸左右。朝  
 夕不釋口。亦砭懦發鈍。一工夫。朱子云中興奏議。是為  
 第一。詢然。○予嘗謂遼金之於宋。其害固大矣。然終乎

不能相吞者。以舍己從人爾。二虜纔入漢土。乃佩玉垂  
 旒。浪自尊大。所謂詔諭江南等事是也。它如國書名號。  
 皆棄實利而爭虛名。此其齷齪何足致遠大耶。後之夷  
 則不然。局量宏闊。規模遠大。寧使人從己。己不從人。故  
 其害不特止一時世一區宇矣。彼若得志。則必滅孔孟。  
 為邪教。裂冕服。為窄袖。文必懈。行言必侏儻。而後已耳。  
 可畏孰甚焉。竊謂皇國事體。本與南宋不同。故其施  
 為亦雖宜有異者。然若邦衡之此理。此氣。則凡為吾儒  
 之徒者。不可一日而遺之懷也。故重錄之。



朱熹論戰守和三事疏

孝宗即位。朱子首召至行宮。上此疏。

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概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

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

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

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

已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

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

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中於義理之根本。而

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

其實二而已

須督目猛省

此說老

成持重者亦云懦弱苟安者亦云但顧事體形勢如何

已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

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

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中於義理之根本而

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

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不為

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請復指其實

而明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

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

莫大於父母義莫大於君臣是為三綱之要五常之本

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

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

於至痛之所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

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

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

綱即是格致本領

以下叙理義之根本

先引說卦揭出眉目

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

莫大於父母義莫大於君臣是為三綱之要五常之本

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

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

於至痛之所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

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

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

通是明理處



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史浩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為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乃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不復振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心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

久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攝憚。不幸蹉跎。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是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讐雪耻之本意。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



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  
先以明理二字立綱而將當為與不當為分析辨論歸  
宿復讐上矣議論謹嚴文亦莊重此及戊午謹議序看  
他學術光明正大處

張浚論東西牽制事宜疏

孝宗受禪銳意恢復手書名浚為江淮宣撫吳璘  
方與金人相持川陝浚乃上此疏

竊惟兵家之事必以謀勝古人用師彼出則我守彼歸則  
我入故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用韓生之說  
出兵宛葉以分楚力卒勝垓下諸葛亮祁山之師連年數  
出竟以困魏而王朴安邊策亦曰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  
東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蓋敵人事力之強必左制右  
牽以乘其弊而可圖也竊聞陝西吳璘之師曾未幾月與  
虜人大戰者已至于再此不可不為之深思蓋使此虜得



志于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  
難處使虜脫有敗績則必形勢支離上下攜二機不可失  
使虜留屯列守求以困我則磨以歲月變故多端然則虜  
之勝負與夫持久不決皆有大利害存乎其間倘坐視不  
問貽憂異時恐非計之得也臣等欲先發舟師奄出海道  
以搖山東而令張子益凌之狂駐兵盱眙楚泗之間李顯忠駐兵  
壽春花靨之間蓄銳休卒用觀其變先立不敗之地俾賊  
虜首尾奔命之不暇見利則趨知難則守而潛遣忠義結  
約中原機會盖有可言者虜聞我重師臨邊其精銳往關  
陝者又不敢輒呼之使還人心憂顧必致疑惑而我師之

在德順者知吾有牽制之舉將士之情孰不奮作益堅鬪  
志若皇天悔禍虜之弱勢畢露無餘則豪傑響應理無可  
疑陛下徐御六飛來臨建業力圖恢復誠千載一時也議  
者或謂此虜若復能竭國而來吾將何以應之惟完顏亮金主  
十年圖謀一旦舉十萬之衆深涉吾地身殞衆遁士馬物  
故甚衆使亮復生亦必不能再舉全師於今日况葛王北世宗  
有契丹之擾西有西夏陝右之敵今兵州郡處處屯守其不能  
遽以全師復來明矣今我諸軍久屯淮上耳目所接斥候  
固明萬一此賊或冒昧一來小則率衆抗禦足遏其鋒大  
則斂兵清野以伺其便其權固常在我而初無所損也



魏公又嘗論戰守利害曰。兵之聚散不在形迹之間。在精神心術運動之際。苻堅王莽之兵。非不聚也。一戰而潰。漢高駐軍京雒。韓信出山東。彭越往來梁楚。黥布用兵於南方。而兵勢如常山之蛇。楚以困弊公於此略。蓋再三致意矣。惜當時不能用。公與吳武安終無成功。竊謂皇國四旁皆海。無不敵衝。虜萬一用此策於我。欵忽出沒。首尾牽制。不過海緇十餘隻。足以困我矣。何則。所衝非一。所禦無方。吾勢常分而少。虜力常專而足。牽制二字。亦吾它日所患乎。醜虜者。雖然不禦諸內地。而禦諸外島。則牽制之權。反在我矣。獨患戰艦之未足。

防海耳



胡銓十吊十賀疏

銓自謫所召還勸帝絕口勿言和。因上此疏。

公嘗言汴京失守本。取南仲主。和二帝初。遷本。何真主。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和維揚失守。本汪黃主。和所謂三。大變。蓋謂此。歟。

可與和彰然矣。內食鄙夫萬口。一譚牢不可破。非不知和

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

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附會則覬得美官。

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

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

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且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

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

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

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言中原之望不可

絕。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

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言海泗今日

州不可棄。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

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

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言表

虜變詐不可信。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

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

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



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  
 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  
 可吊者四也。言歸正之人不可還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  
 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  
 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及側生變。  
 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及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  
 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伐之。此可  
 吊者五也。言和虜蠹國之害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  
 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虫水潦。自  
 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

幣使介之費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  
 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  
 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逆。瘠中國以肥虜。陛  
 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言卑屈名號之辱側聞虜人娉書欲書御  
 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  
 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  
 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  
 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  
 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



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啣璧。啣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遣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

無啣璧輿櫬之哭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傳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人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逐。以為人臣出位犯分之戒。忠簡文字激乎義。發乎氣。故每下筆一往剛直。無些婉曲。朱子云。直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張尚書胡左史耳。自餘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閱此及前疏。自可見爾。○篇中叙歲幣之害尤切。然今之虜則不要歲幣。要償軍費。歲幣無名。軍費有辭。且其息若羔羊。生子歲歲加倍。至以國殫。竟是償不得。其實暴甚於歲幣。嗚呼。其狡猾不



可思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陸游論養士氣劄子

孝宗深喜大蘇之文。故上此劄子。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崇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



勲勞唐介包極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  
勝事則事與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  
也特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  
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賴此一  
且或有非常陛下擇羣臣使之假鉞而董三軍擁節而諭  
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遑遽心動色變  
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指作  
而起之氣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人才爭奮士氣日  
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  
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竊懼

國勢之寢弱也不勝私憂犯多獻言恭惟陛下裁赦  
通篇以氣一字為骨一氣喝成此老文字可觀者便在此  
○氣字是南宋一代君臣對症藥能得這氣者只胡  
澹菴封事岳忠武事業文信國一死耳





獻替錄卷三

三十一

卷三

卷三

三十一



